

木  
訥  
齊  
文  
集

重梓王剛叔先生文集叙  
時至元季通都大邑豺虎成  
市劍川僻在萬山真天日難  
見之鄉也王剛對先生以一  
布衣起而維持之嗚呼可謂  
得聖人之任者歟維時為台

寶忽丁者賊未至不能禦賊  
已至不能守委而去之罪不  
容誅矣賴先生奮臂一呼集  
鄉勇以殺賊而後閭里如故  
公府無恙勞莫大焉苟有人  
心未有不愛先生敬先生惟

忍先生之不我顧亦何至忍  
心害理而殺先生也嗚呼狗  
彘不食其餘台寶忽丁之謂  
乎議者曰先生抱文經武緯  
之才鎔以聖賢中正精純之  
學作顏子閉戶觀亦無不可

柰何因黑的元帥之委檄身  
嘗其毒至此不知柰梓焚溺  
守土者棄之如遺天既薦生  
先生敢以事權諉耶此仁者  
之勇而成敗利鈍非所計也  
設賊未殺亦無愧全歸之義

矧殺先生者迺先生代其殺  
賊而以怨報德哉今試取其  
集而讀之但見粹然冲然神  
似西漢苟非醇儒養到曷克  
臻此即及門章溢胡深輩得  
其緒餘猶足黼黻王猷表見

當代亦可以想見先生之蘊  
釀矣集板久散佚亟謀之梓  
並於簡端詳台寶忽丁之罪  
竊謂伯牛冉子之死窮于數  
劉州先生之死窮於時嗚呼  
易地其皆然歎

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清  
和中浣邑令閩中後學蘓遇  
龍德水子敬題於學製堂公  
署



重刻王剛林文集序

元有草莽之臣不求祿仕家  
居講聖賢實學英才並萃其  
門遭時變亂羣盜逢起獨能  
義不忘君仁而有勇為國斬  
除豺虎全活桑梓生靈而其

究也以忠致受害於橫逆千古悲之若龍泉大儒王剛對是也嗚呼橫逆者誰曰官甚于盜為元邑長畏盜先逃既聞有功自恚罪大即糾合他盜乘間以害先生之台寶忽

丁是也嗚呼元政不綱人心  
瓦解久矣初誰能為先生任  
勦盜立功其後又誰能為先  
生聲罪報仇表白忠義曰當  
時官自石抹忠愍外俱不可  
言能行先生之志惟其弟子

奮不顧身猶思報國若章三  
益季彦文胡仲淵諸公是也  
自有史策以來忠義如先生  
得士之盛如先生有幾人哉  
木訥齋集五卷其弟子於明  
初建祠奉祀之後始付剞劂

葉景淵世傑等皆已顯名為  
先生作傳而又序其文者金  
華宋文獻誌銘其墓者胡仲  
申記祠堂者王忠文撰入祠  
祭文祝板者青田劉文成也  
弘治中板朽重雕余向嘗求

其書未得見今年孟秋龍泉  
賢令蘓侯以手校寫本將授  
梓者相示如獲拱璧先生講  
聖賢實學平易無竒其忠義  
得士雖生百世下聞其風亦  
當自奮蘓侯此舉所闕于名

教者甚鉅時

乾隆壬午季秋天台後學齊

召南息園甫撰

木訥齋文集序

凡天地間青與赤謂之文以其兩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可睹也故事之有倫有理錯綜而成章者皆喻之以文唐虞以來賢聖之君迭作而其文至周特甚畿疆定野授田分井邦之文也前室後寢左昭右穆廟之文也車服有章爵土有數官之文也鐘磬竽瑟干戚旄羽樂之文也朝會燕享郊社禘嘗禮之文也發號施令陳綱布紀政之文也辟陽憐陰彰善瘴惡刑之文也如此之故殆不可以一二數此文也非指夫詞章而已也昔者孔子生於周末憫先王道衰以四科教學者而游夏以文學名其所謂文者儀



章度數之期或損之或益之以就夫厥中欲使體用之相  
資而本末之兼該也惜乎不見用於時乃退而有隱憂殆  
以疇昔不及設施悉寓于六經陰陽變易之義則繫于易  
治忽幾微之由則定于書誠孝厚倫之道則刪于詩尊王  
賤霸之略則修於春秋辯敘名分悅和神人之方則見於  
禮樂豈徒視夫空言乎哉其意若曰先王之文所以範圍  
天下者吾不得行之著明於經度幾後之人或有所興起  
者乎孔子憂世之志深矣奈何世教陵彝學者昧其本原  
乃專以辭章爲文拙製青白組織華巧徒以一時之美觀  
譬春卉之芳穠非不嫣然比之水火之致夫用者蓋寡矣

嗚呼文之衰也一至此乎栝蒼 王先生毅字剛叔刻志  
經傳深探伊洛性理之學而其所學必當見之於實用嘗  
誦言曰古人之所謂文者治具也六籍之所載此而已非  
若後世侈靡之文也侈靡之文吾不欲觀焉吾所謂文達  
吾胸中之所欲言耳初不知有他於是先生之文明白洞  
達皆不假于雕琢而其至味自足先生歿後其高弟子章  
君益等皆篤學力踐能弗畔先生之教且謂先生之爲人  
固不假文以見言非此又不足以知先生者因輯成五卷  
來請濂爲之序濂故以古人之所謂文非指乎詞章者序  
之于首簡其亦近於先生之志矣乎先生之行事濂嘗撰

水滸齋文集 卷一  
爲小傳一通已備載之矣茲不書

潛溪宋 濂謹書

錄木訥齋文集後

葉水心先生云文章不關係於世教雖工無益也 訥齋  
王先生明聖賢之道抱經濟之才發之於文章播之於歌  
咏皆有益於風化門人允明甫章存誠衷之成集欲就付  
梓請景濂宋先生序之昔歐陽公有言三國無文章惟諸  
葛孔明出師二表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文章係  
世教者一篇亦足以名世豈貴多乎先生尚友古人於千  
載之上其憂世之志似臥龍其樂天之誠似彭澤其行之

不悖觀其言則可見其心矣惜乎不遇三聘之顧又不得  
終於三徑之趣悲夫昔文中子闢道河汾而門人房魏之  
流光輔唐室先生敷道栢蒼教育英才遊其門者有古湖  
君仲淵章君三益葉君景淵季君彥文皆匡襄盛朝後  
先濟濟豈非同房魏者乎異日執史筆者大書特書先生  
有功于斯道又可謂能繼乃祖之休風矣允明以予稔知  
先生俾贊一語余惟朱先生之序所以發潛闡幽無餘蘊  
矣吾何言哉

建安陳紘愿謹書

木訥齋文集序

讀古人書非徒慕其文之華也因其文而核其立言之諱  
疵因其言而考其制行之邪正言行既詳古人之賢否見  
賢否既見吾心之從違定編冊有靈真精不死英華芳躅  
有物有恒格致誠正之方不已昭昭於斷簡哉孟子曰又  
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方將兢兢乎  
此適友人以水訥齋文集相質遂爲之訂其脫誤證其錯  
簡乃因而興曰憶我太祖所爲莊語爲天下屈四先生者  
夫非劉宋章葉其人乎則四先生中余鄉三益景淵章葉  
二先正者夫非先生之門之高弟乎尤且遊其門有若胡  
君仲淵淵綸經緯以文武小見推於宋龍門葉君子奇由

科第進士出主巴陵簿每行高蹈著書立說盈數萬言噫  
欲窮其源觀其流流潔本于源清不知其師觀其弟弟賢  
本諸師哲由是不足以知先生乎先生當大元末造隱德  
弗耀教授里中繼周程張朱之學時值天厭腥薰盜賊蜂  
起先生率鄉勇以護桑梓一方藉之獲安亦國家干城之  
寄卒已勝盜而未失守守令不自恚聚羣惡爲害首禍賢  
良不得令終於其家詩有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爲天  
下之失先生惜也因其文而核其言因其言而考其行因  
其行而見其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有以慕先生之風  
焉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余其懲而庇後得先生之教焉信

斯言也吾其勉夫信斯言也吾其勉夫

明崇正辛巳春王之吉鄉後學劍西瑣溪德中甫劉文式  
題於古閩浦城瑞豹山齋

木訥齋文集序

形而上者謂之道道無所麗而文以載之文卽道之所寓  
也蓋自苞符旣啟河洛書呈由堯舜以及孔孟繼之周程  
張朱遞相闡發允執一中尊聞行知以維世教以定人心  
以謀又安而捍禦災患非是則不可爲道也明矣龍泉元  
儒王剛叔先生博學篤行仰承濂洛疏濬心源匪伊朝夕  
尋謁許文懿於金華爲明理一分殊之旨歸與章溢胡深

季汶徐操諸高弟子益加究治樂善同人禮讓之風日起  
一邑相率以化乃未幾妖寇犯閩直走栢蒼南入縣鄙邑  
長台寶忽丁畏怯遠遁爰集鄉之勇敢者扼險盛戰防守  
四境蒙賞不受長益忿嫉致罹於難嗚呼龍泉億萬生靈  
胥賴先生以活而先生雖不克自活其身然取義成仁已  
不愧爲聖賢之徒矣方今斥堠不驚海宇晏然

聖天子

右文闡教修明六經纂輯朱子全書予將訪求先儒語

錄文集備資啟沃適蒙休告南還道經浦城蔡子介王

生元一捧先生木訥齋詩文謁余於驛舍先一爲先生十  
二世嫡孫謂先世寶此已久亟欲重鐫流行宜昇來學非



公弁序則不足以永垂於後異哉至正迄今已歷四百年  
所故家遺俗圖書鐘鼎其燬滅於燹火者殆不可勝紀惟  
先生之集不隨玉石以焚洵乎文武之道未墜而鬼神呵  
護自必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然理學緒言類多艱  
澀深奧不易卽曉獨先生明通暢達批郤窺竅毫無障礙  
此亦吾道晦而復明之一驗也予與先生隔世但接壤僅  
越八百里束髮受書輒悉先生之學術治功甚神風教嚮  
使元祚旣移洪武奮興在廷交薦之際三聘不辭奚難展  
厥偉抱以黼黻休明乃引分高尚日惟以斯道潛修致緣  
民社以受害良可悲也然自配享孔庭廟食弗替其以

是報先生者亦云至厚而遺編具在更有關於性道苟非  
先一善承父志再傳於墨能不終慮其湮沒乎故予解組  
歸田雖未遑上登於天府用贊高深然表彰之志蘊懷  
有素誠不敢遽辭其責也因序數言以歸之

安溪後學李光地拜撰

木訥齋文集序

予向於古杭有文徵之役日與霽園王子互爲評隲風雨  
連床兩人相得歡甚霽園乃文成之後文成功勲蓋於宇  
宙而理學文章尤能卓然以自立竊歎霽園之家學固有  
所自也迨予謬膺館職歷陟銓部乞歸田間而霽園已齋

志以逝不禁嘗爲痛悼丁亥之春

翠華南幸召對舟次霽園之子冶山將以迎鑾詩百數十韻來  
謁堂皇典雅突過唐人旋袖闡表一編示我工麗流動更  
駕齊梁之上復喜霽園有子亦足慰其志於地下矣冶山  
與予從子禹菴有邢譚之誼俱負文名一日予僦居禹菴  
所治山復引其族弟太初至恂恂儒雅謙退不遑手出乃  
祖剛叔先生文集丐敘於予蓋冶山先世自山陰遷居于  
杭又自杭分支于龍泉再分支于縉雲宣平考其譜牒並  
屬右軍之苗裔則陽明之道學亦必家自爲師矧剛叔曾  
從遊于白雲之門深得周子理一分殊之旨一時教化流

行鄉里率歸于善其有功于後學匪淺鮮也然元末寇發  
先生奉檄徵兵保禦全邑不惜殺身以成其仁門弟子章  
濬訂深諸公疏其功于朝建祠崇祀至今血食不替故其  
築中強半皆拯災捍患之言則先生不特以理學著其功  
勲亦復與文成不相上下嗚呼王氏閔閔之隆不以是甲  
於東西二浙耶爰弁之卷首併囑太初傳墨以流布于後  
庶俾後之學者咸有所宗則於世道人心詎曰小補哉

昔

康熙四十八年夏六月甬江後學仇兆鰲題於武林旅舍

木訥齋文集目錄

元龍泉王毅剛叔先生著

同門諸生校正

卷一

霜月軒詩序

贈胡深序

送祝子英序

送章雪崖序

送項碧雲序

送陳君復序

送陳府判序

送葉世傑序

送蕭崇源序

送九住主簿序

送林意齋序

送張德明序

送孔恕夫序

送季君立序

葉世傑副序

送復齋道士序

諸君唱和詩序

卷二

勸農文

家廟祝文

祭唐葛周真君文

祭葉侯文

代王府判祭城隍文

代蕭申之祭旗文

代蕭申之章溢祭旗文

挽季丹崖文

養拙窩記

桂芳堂記

高明樓記

養源書室記

敬義齋記

卷三

上高納麟書

與蕭申之書

上俞廷心書

與葉景淵書

上思寧書

與鄒教授書

上黑元帥書

與胡仲淵季彌章書

寄危太朴書

與章三益書

寄黃晉卿書

代章三益上黑的元帥書

答鮑自明書

代章三益與張照磨書

答章三益書

卷四

張思永字說

王夢麟存存齋銘

孝箴

悌箴

廉箴

恥箴

跋米元章帖

跋陳希夷道圖後

跋李大明閒居集後

跋西溪千字文後

卷五

與鮑子木

五首

宿深省

贈蕭申之

書樓

與車伯任

二首

挽王克齋

送蕭德彰歸武昌

三首

題蟠溪圖



餞留德嘉

題小釣臺圖

次鮑自明遊佛山

題蘇軾所書扁

次蕭申之

二首

跋宋宣和殿書萬壽宮扁

次練君舉

跋吳道士煉丹處

訪解衣仙境

跋潘景賢順寧菴

送林縣尹

贈胡深

謝蕭申之

贈王府判

贈葉深

附卷

家傳

墓誌銘

祠堂記

祭田規式引

割付

義忠祠祭文

祭文

跋

木訥齋文集目

水訥齋文集卷之一

龍泉王毅剛叔先生著

同門諸生校正

霜月軒詩序

高昌守中榜其讀書之室曰霜月軒將俾善讀書者詠歌其志求予敘其卷端余聞洙泗之訓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紫陽釋之以爲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于山故樂山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于水故樂水今守中無亦搃履嚴潔有似于霜心術光輝有似于月故名其軒以見其志邪守中造詣淺深予不得而知也苟至於是則當競業而加勉焉若猶未也則當勵搯洗心不至於

是不止也否則不實之蹈惟名之誇此流俗之通患非吾  
所望於守中者守中家世顯榮德性謙退謝綺紈之習敦  
詩書之好予愛其德故進之以道由是而勗之則將凜凜  
乎其有守昭昭乎其有見丙夜讀書軒中庶幾斯名之稱  
情也哉元至正癸巳九月初吉瑯琊王毅序

贈胡深序

夢莊氏有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予嘗玩釋厥旨而論  
之於人厚味之是饜妍姿之是悅凡外物之可喜可慕者  
舉足以蒙蔽其心是以心之虛者日以塞靈者日以昏不  
但一行之不能成而亦一藝之不能精矣若是者何哉嗜

欲深則天機淺而已若夫嗜欲淺而天機深者則其人品之高未易企及何行之不修何藝之不可進也哉余生胡氏仲淵雅善書謹而不拘逸而不肆識者以爲得歐虞筆意州里晚進多取法焉又善詩潔而無疵淡而有味識者以爲得韋柳句法流輩之間未能或之過也君通地理綱葬法觀山水之美惡卜時日之吉凶折之以理一洗淫巫瞽史之陋其得公明景純之遺意者邪又善方藥審虛實而補瀉之隨寒熱而溫涼之惟拳拳於活人不汲汲於求利其得岐伯仲景之微旨者邪家世業儒其讀書也不章解句釋而心領意會聖賢大意其有所見也歟君好神仙

之學不爲熊經烏申而識龍升虎降金丹之要訣其有所受也歟喜觀釋氏之典不泥緣業之粗淺而悟本源之精微此尤君之儻然不可及者也嗟夫世之常人或有寸長片善已欲誇於時俗能兼善者蓋罕有之君之能事不可勝舉其何以能爾邪曩在京師時君同宿僧舍夜雪盈尺跌坐達旦不見其惰容後又同舟南歸水陸數千里觀君用財豁達未嘗有吝色持心甚正寓物不流澹然無聲色之好所謂嗜欲淺而天機深者於君見之矣其多能也宜哉然君之所存蓋欲務德行之純初不求技藝之富或以多能目之知君淺者也或者止以瞽目之不知其餘事是

尤不知君者也然與博而失之雜無寧約而歸于一以君  
之天資向使用志不紛真積力久其所成就詎可量也哉  
趙君子昇之久病也服君之藥而獲瘳俾予作文以敘謝  
余與君道誼之交也故始之以頌終之以規余以雜學而  
未能一於道也亦因之以自警焉

送祝子英序

陸淳氏刻意春秋之學述啖趙之說著而爲書有集傳纂  
例有集傳辯疑包羅旁蒐輻輳上下訕披三傳自成一家  
經生學士莫不尙之惜其附麗叔文立身一敗餘何足觀  
夫子之春秋如是乎胡文定公傳春秋本孟子之大旨發

程子之微言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懇懇致意大  
義炳然獨立千載之後震出諸儒之表迹其生平大節方  
蔡京權傾天下朝士靡然從之公顯時遠引終無所污所  
履如此真不負於春秋矣同聽祝君子英自城府來外邑  
龍泉從主簿韓思學父授春秋主簿公愛其敏悟以所得  
于巖陵吳昭陽者悉以授之韓公去甫閱月子英亦束書  
東歸交遊人士賦詩餞之屬予爲序予謂士之於學經術  
固不可不明行誼猶不可不修行誼苟虧經術將焉用哉  
其學達于春秋經旣得師予無以贊之矣故舉唐宋二儒  
以春秋名世同而行已不同者書以贈之蓋陸氏之卑污



而戒其覆轍慕胡公之名節而企其芳躅子英由興起而勵行也夫

送章雪崖序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來世有顯人文獻之傳三百年於茲矣其後有徙家龍泉之章口者族衆盛甚戴儒冠而登仕版者蓋多有之洎我菊逸翁以詩誘後進有聲戶外之屢常滿雪崖貞士翁之冢嗣也厭浮世之污濁樂元門之清高方外翛然人莫窺其際也邇年以來貶元虛就平實繼父業作塾師余嘉章氏文獻之有源喜菊逸翁弓冶之有子於其歲暮歸奉慈親故序以送之因筆之諸友詩卷之

才說齊文集  
卷之二  
端云

送項碧雲序

生之有死如旦之有夜必然之理也世之徇欲傷身自致  
夭折者信有罪矣或乃修鍊服餌以冀延齡者非可哂哉  
是二者胥失之矣君子則不然其生也履水自持不背乎  
理其逝也鼓缶而樂不怛乎終所謂朝聞夕死修身以俟  
聖賢之道蓋如此非特聖賢之道爲然也稽諸道德南華  
之書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以此  
推之老莊之學亦豈直後世方士之爲也哉少微山道士  
碧雲項君將訪友名山郡之大夫士贈之以言大率托於

神仙之詞未有勉而歸于正者余推君本儒者故告以聖賢之道因書以送之

送府史陳君復序

昔者三代之世王道隆盛人才衆多是以胥史之流皆有士君子之行其公卿大夫之賢從可知矣後世以來公卿大夫德足以稱其位方足以勝其任者固已鮮矣况胥史哉致治所以不古若者職此之由也至正壬辰夏秋之交盜起建安處之支邑與建接壤連率命郡倅覃懷王公扞圍於龍泉府史會稽陳君復實從粵自豺虎暴橫官兵所駐居民勿安我王公在龍泉之大坦兵民難處雞犬俱寧

擒獲兇豎援據善良幕下察采以爲奇貨君復白之王公  
謂此門一啟則比屋可誅或生他變孰執其咎並掾爲奸  
者漸汗而止人皆稱王公之仁政而不知賢史之所建明  
也初蒲城告急發兵援之盜卽潰去官守非人尋卽陷沒  
不援益切衆皆奮躍爭欲請行君獨以士卒扭於前日之  
勝驕而輕敵萬一不利未能彼援適貽自羞不若固守之  
爲上策也王公聞而聽之已而封疆無侵保障允稱人皆  
服王公之定力而不知賢史之所贊決也君在軍深沈  
有智簡重寡言苟非其人妄接見獨余友章三益以才  
諳爲王公軍諮情誼甚厚明年癸巳春江間餘孽猶有存

者戎守所在未能徹備君以年勞書滿歸志浩然三益請  
據君之善贈君以言余謝不能三益之請不置因舉所知  
一二事所不知者不得而詳之君以軍功當得陞擢異日  
爲政必有可觀者嗟乎君爲府史所存異乎流輩其効已  
如此使公卿大夫才德足以勝其任稱其位舉斯世于三  
代之隆豈難致哉旣以塞章生之請又以寓余之感云

送陳府判序

長樂之陳號爲著姓自古靈先生忠文公以學術政績爲  
百世士厥後顯於時者代不乏人湖南漕賄特進義山先  
生忠文公之從孫也娶栝蒼林氏徙居於龍泉西玉峰之

麓山水之秀甲于一邑孕靈鍾美後裔益昌特進五子皆  
第進士贈少師退菴公婿文安洪公恬於進取積詞業而  
不屑就試動必以義不阿上官嘗主秀之崇德簿樂其風  
望又因家焉少師生可齋先生清毅公出典鉅藩入持從  
橐清風高節爲平端間名卿退菴可齋雖居崇德及其卒  
也皆歸葬於玉峰先塋之側三世墳基林木蔚然樞密都  
承旨號恕齋司農寺丞號介軒清毅公之子若孫也介然  
有守家聲不衰其終也皆卽崇德而葬焉溯河東西千里  
相望龍泉之墳不歸展省者久矣今嘉興路府判致仕方  
外先生君誼公寺丞之子也幼隨寺丞避宋季亂嘗居龍

泉數年兵革旣息尋還湖西旣長務學好修仕由儒業常  
令宣之旌德潔已字民有循吏風秩滿年僅六十餘旣掛  
冠閒居今年已八十矣携其子雄彥威四月上道觸熱至  
玉峰拜墳墓致祭飲福大會族姻旣而張氏諸甥留之三  
閱月日携酒肴隨意遊憩龐眉皓首衣冠儻然鄉人走觀  
以爲盛事訪老釋之居窮林壑之勝或弔舊跡而感懷或  
覽景物而遣興父唱子和詩章迭出學者爭傳誦之歲乙  
亥毅北遊齊魯過構李嘗拜公于里第十有三年於茲矣  
一旦相見握手相驩言論游從有益于愚陋多矣人皆謂  
公有官而蚤休棄有壽而身康強有子克繼家學世人欲

其一不可得而公兼有之鄉人榮之者其不以是歟毅獨以爲不然陳氏之先古靈不可尚已自運使至寺丞衣冠相傳世世清節使公平生所守苟有漸德今日上塚寧不覩于面而泚于顏哉惟其清苦律已平易近民能不悖於祖訓斯足以慰九原之望矣有識之士所以多君者不在前言而在乎此彥威兩膺省檄授官矣不進仕進辭職奉親賢於不顧父母之養而饔餼祿之榮者豈不遠哉異時服官致政一以祖父爲法不爲流俗所移朋友責善實深望焉故于公之還崇德也序其世家之盛清德之美以爲公餞弁以爲彥威勉且使秀栝兩邦人士慕故家文獻母



前輩之典型尙亦有觀感而興起者乎至正丁亥夏六月  
桂山書院訥齋王毅序

送葉世傑赴陳氏家塾序

古之教者教人以德行是以人才盛而風俗厚後世之教  
者教人以文辭是以人才衰而風俗薄自國學以至於家  
塾大小雖殊其教之得失無以異也余友葉君世傑銳意  
經術學有淵源其才固不凡矣而沉默莊重可以愧末俗  
之儇浮者此尤余之所敬畏也歲己丑春陳君天秩不遠  
千里招延於家使教其子弟兄弟之子交遊執友相答以  
詩屬余序之余謂陳氏爲吾鄉望族貲產甲於一邑狃於

侈靡溺於晏安其子弟清俊者雖多篤實者罕見若止以文辭教之假令摛繪日工祇益其過此正伊川程夫子所謂不幸者可不懼哉余故首舉教法之得失以告之欲世傑率先以躬而教以德行所以望世傑者甚隆而待陳氏子亦不薄矣抑所謂教以德行者無他焉亦惟飭勵師道以折其驕盈之氣演繹經訓以啟其禮義之心庶足以振而拔之將見小子有造一家之俗爲之丕變矣敢序斯言志諸詩卷之端以勉旒

送蕭宗源歸武昌詩序

余有山水之癖往年西遊僅止乎匡廬彭蠡繇潯陽而上

未之見也嘗欲泛洞庭之巨浸升祝融之絕頂以窮荆楚之勝又將歷重華之九嶷訪靈均之汨羅於赤壁以懷周郎於南樓以弔庾公茲因絕奇之遊而未有慷慨之交同此風致者蕭君宗源侍其尊公官吾邑三年矣不以余爲無似辱以斯文見知宗源之奉親西還也因握手而約曰余將踵國門謁子于鄂渚之上必子也同吾遊者則旣已余諾矣然宗源春秋方富抱負不凡明年膺鶚薦又明年登虎榜旣踐功名之途奚暇山水之樂得毋負吾約乎又再約曰異日宗源官徹必東余當幅巾藜杖從子遊於吳起之間有日矣前之約不可必後之約其可必也夫鮑君

子樂與宗源交情誼甚篤率邑之學士大夫作詩以贈行  
余因書以爲所約者爲之序

送九住主簿之瀾省傳序

吏以循良稱者得民心而已矣所以得其心者仁愛之而  
已矣世之爲吏者魚肉其民柔者如蚊如蚋剛者爲猥爲  
獠鑿齒啞人膏血曾不知疾痛之同吾身也于是民亦仇  
敵視吏起而攻之室於語途于議攻之惟恐其不衆去之  
惟恐其不速吏民交惡可慨也夫隴右九住君之主龍泉  
簿也恪謹自守不赫赫以釣名而懇懇以及物數十年間  
未之前見也奸猾之黨惡不得逞嫉善訐者誣搆擠君粹

然被攝衆皆駭之莫不扼腕於是學士大夫至於農工商賈至於浮屠道士數十百人不遠六百里爲君伸雪部吏者始而與之訪得其實卒以信之抵誣者以罪君卽還受職一時同官亦有被出于憲府者未嘗以一喙助之嘆息况爲之伸雪乎于此以見君之得民心而吾邦之人好善惡惡公論偉然亦可尚已然龍泉雖蕞爾邑皂隸不可勝數執梃者林立於公署承符者碁布于田間其氣燄爲何如哉賢太守徐公爲民除害禁戢甚嚴居無幾何徐公捐館其勢將復振君能繼徐公之志悉屏去之不少寬假民用大悅此仁政之大端也先是牒訴甚繁是非眩瞶訟入

訟于人者資費不相上下君雖佐貳專攝之日居多擇其不可不受者問聽數事餘悉撫諭治以簡靜民便安之宗族鄉鄰鮮相告訐俗以淺厚豈少補哉嚮也豪右之家役不之及閭左勞困殆無寧日會僉憲俞公行部君告之故俞公選青田令葉君付以龍泉賦役明年葉君至邑令民自實其田隨田定役君竭誠輔翼之未嘗高下其手無敢有所請託人尤服其無私畧舉梗槩如此凡君惠愛之實皆此類也百姓黎庶其有不悅者乎余以爲君之能爾者天資之美耳繼今以後求正學之士而師友之薰以道德浸以詩書識見益明播行益修施諸政事又當有見于今

日者君其懋之哉藩鎮外幸以君爲材辟以爲椽邑之長老童穉皆不忍君去而勢不可留也縣文學劉君率士友分韻賦詩以送之又屬予作文以序之余辭不獲因道君之得民心者如此以書于卷之端云

送林意齋歸福唐序

昔者先王盛時天地位萬物育陰陽調風雨時禍亂不作兵戈不興民生是時皆壽考康寧以終其天年猶懼其橫天之或罹也故爲之醫藥以濟之何其仁之至也成周而繼下迫于今旱澇螟蝗五穀不熟死于饑者有之矣寒煖失序六氣不和死于疫者有之矣叛逆爭鬪于戈相尋死

於兵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人矣嗚呼民之橫天有如此者  
是雖越人和緩參錯於天下亦未如之何也已矣非可嘆  
哉福唐林君意齋樸茂直率不爲町畦世本業儒以書爲  
田亦旣穠秩未獲於有秋改而圖之悅守具子知之術鑽  
研而自得之僑寓富沙已擅厥聲來遊栝蒼山中與予雅  
相好也大夫君子遇以士禮不敢儕以伎藝之流或者以  
爲均之爲僑寓也卜居吾邦亦足有資奚必浦城之歸乎  
然君於浦城歲久成家挽而留之旣不可得咸賦詩以餞  
其行求予爲之序引予竊念之人之有疾疢者君能有以  
廖之然今方饑僅薦臻兵革未息乖氣所感疫癘流行人



生於今欲求壽考康寧其亦難矣嗚呼悲夫何時天地位萬物育如古聖王之時乎林君林君建爲朱具之理學先哲之流風未遠必有懷經濟之學者試以予言質之其寧無嘆息于斯乎

送張德明歸湖山序

張生德明年甫弱冠捐詩書之業倡刀筆之徒已足爲資身之策居數載翻然而悔條然有出羣之志謝絕儔侶折節讀書始焉而人異之久焉而人敬之已而遁迹邑南之橫山杜門不出聚童子而教之怡然自得若將終身焉又數載南遊閩越北臻吳會見紛華而悅利名之心不能不

爲之動念矣已而不負初心亟回故里授徒邑郭信從益衆雖處城市中亦有山林之趣人莫知其所存何如也歲庚寅之冬告予素所往來者曰吾惡羣雜而樂幽遠此非吾所居也何村拒邑一十里有湖山之勝先人之舊廬在焉吾將歸隱于茲矣或人讓之曰德明人物魁梧氣至慷慨自宜見用于世未必甘在隱淪譬縱壑之魚置之于沼抹電之馬繫之于廐身其能隱矣心其能隱乎瑯琊王毅聞或人之言而折之曰士生于世不過兩途不出則處耳欲舍帚布之賤而希軒冕之榮仕進之門曰進士曰教官曰胥吏不過數路而已吾觀業進士戰才藝者動以千計

能得管者幾何人雖負俊傑之才有該博之學固不可必  
得也教官胥吏雖或可以力致然自縣史文學累資積日  
而陞諸郡其不皓首者幾希矣誠欲施澤于民揚名于時  
厥惟根本哉其汲汲求諸外者可哀也矣孰若反身而思  
之求其有貴於己者不假外求無不得豈不融融洩洩  
有餘樂乎向也雖有出羣之志而未免見紛華而悅者蓋  
于此道未有所得故耳若果有得則契稷伊周之事業亦  
太虛之浮雲耳况其每下者哉或者爽然自失德明黎然  
有契作而曰先生啟發至言請書而揭之庶朝夕接于目  
而警于心也因筆其辭以爲送張德明歸隱之序

送孔恕夫照磨之福建帥幕序

予方讀書僧舍有縣功曹踵門而告曰福建帥府幕官關里孔氏也社官過是邦聞先生志乎古人之道而不爲世俗之學將來見使某先言之余山林之士素懶謂時貴以君聖人之後也卽謁于縣齋不待來見也覩君儀表頎然而長也言論粹然而溫也其所存者必有以過人矣夫全閩地方數千里爲東南鉅鎮帥閫舉指之得失數千里之休戚係焉舉府佐政其任不亦重乎矧今暴客螺興自北而南已迫閩壤所以禦之之方猶不易也不識君之計將安出乎一得之愚竊以爲今之爲民牧者往往反爲民害

以失民之心無惑乎其從盜也君誠能精于逆率嚴戒屬  
郡所惡勿施將見固結民心若金湯然彼雖有孫吳之謀  
亦不能我攻矣雖然君之所以襲上官而撫下民者將何  
以哉君望人之後也聖人不云乎苟能正其身于從政乎  
何有能服行聖人之言斯無忝乎聖人之後矣

送季君立赴南勝縣尉序

枯蒼龍泉季君立以軍功筮仕尉漳之南勝其賓客葉世  
傑余生也來徵贈言余謂世傑學遠而識端君立交久而  
情篤平素言論必有相警發者矣奚以予言爲哉抑以且  
目所及者論之前代顯要之家後世不陵替者寡矣君立

會大父當趙宋之季發身儒科致位臺諫大父於國朝之初入直宿衛出鎮郡符其尊公以世賞尉永嘉掾藩府衣冠之相繼而又資產之有餘非先人之餘慶能如是乎君立今爲一命之士矣當念世德慎守官箴苟存心於愛物則可立身揚名矣尚勉旃哉請君立以是復于世傑以爲何如也

附門人葉世傑副序

季君君立之尉南勝也將行愚請贈言余師鄉先生王剛叔父以饒之旣舉程夫子存心愛物爲言其言可謂至矣而愚且復得有言邪愚嘗云一臣之事君不擇地而安之後

世茲道不明臣節不著往往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凡遇選方劇任多避而不往若通都大邑權利之所歸者非爲官者徼倖以求之而選者亦貨之爲重若然者出仕以事君存心果安在哉夫苟若是且不能保其不爲民之病尙何望其有愛物之澤乎吾觀君立則有間于是矣夫漳之南勝地極南海瘴癘不時發而官于其地寇盜不時起而官復爲尉是皆世之所避而不往者君當其名之所及卽戒行李間道以趨之曾無難色抑知所謂不擇地而安之之義乎卽是而觀其能推愛物之心如剛叔父之所舉者審矣雖然能推此心使其後無忝于其初又有人

之所難能者惟惇不息之誠庶乎可以及此一言則于其人豈不有所濟哉于其行也故復以是說申之

送陳復齋道士歸金華序

朱子之學盛行乎今上自國學下至鄉校家塾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莫非朱子之書其講說精矣誦讀勤矣要其歸第假爲希世寵榮之資持身應事則與所共學者皆弛矣其於朱子之學何如哉若夫深通經術不務辭章篤實躬行不求聞達真能學朱子之學者則惟于金華白雲許先生見之矣陳君仲元本括蒼儒家學老氏去居金華山中出覽名山因遊京師京師名儒皆待以佳士不敢以道



家者流目之也毅雖同郡未始相識來輦下一見如舊交  
數相往來每語及古今節行之士欣慕感慨至爲之於邑  
流涕語及貪婪奸回者則義形于色疾之如讐仇其爲人  
可知矣仲元又篤好義理之學談濂洛考亭諸儒先生吃  
吃不容口叩其所自則嘗登白雲先生之門者也以知仲  
元之好善惡惡雖本之秉彝之良然薰染先覺之功不可  
誣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豈虛語哉歲丙子夏毅  
嘗以孤陋之見就正於白雲先生蒙開示以正學大意歸  
而求之似有所得未及再從請益而先生不可得而復見  
矣往于先生所獲識葉君景韓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先生

沒聞景韓與同門之友俞君若虛方君國祥確守師訓固窮植立皆可尚也毅自見先生以來日月如流倏焉十載爲學未副于夙心求友罕遇夫同志念欲卜居於婺與詩門諸友游講朱子之學各勉其未至而實踐之以無負先生之教縱不能救俗學之弊賴天之靈後進或有信之從而興起者使正學不至於泯絕豈細故哉陳君回金華爲我致謝景韓諸公弁以此意告之不可爲他人道也他時會于雙溪之上凡毅有一言一行之失秉之平日疾惡之心面責而痛斥之此毅所深望於仲元也

諸君唱和詩序

粵自中原事起於濠滁元運衰微徐壽等破漢瑞饒信

徽等州國珍據於溫台四方鼎沸元守臣石抹蕭侯持節

分間來撫處州卽今閩盜猝起攻陷浦城已而攻政和陷

之攻松溪又陷之侵吾州之慶元又輒陷之其勢張甚蕭

侯談笑而平之易危爲安易若反手然餘黨殘孽懾服威

望悉皆屏息其事功爲甚偉龍泉封域與松溪浦城爪牙

相及屯營捍圍供給已繁師行誅討費用重廣義兵冒濫

竊食默官胥徒貪婪乘時措克財已殫而歛愈暴民已罷

而役愈急我侯防於未然惟恐積怨興變乃爲戡其奸惡

撫其痍瘵窮閭委巷稍得甦息其惠澤爲甚深矣侯雖操

生殺之柄兼文武之才然謙卑自牧不以己長傲人日延  
秀民與之執禮商榷古今出入經史終日忘倦宿儒新學  
莫不悅服其所抱負豈淺丈夫也哉初侯下車求士於予  
毅雖僭舉所知以胡生仲淵對延與謀訖有成功雖侯才  
略過人仲淵不爲無助閒暇之日主賓相樂以詩唱酌繼  
而羣彥畢來和者繕寫成卷辱侯不鄙令予序之竊以爲  
侯之古詩淡雅其味悠然而長律詩精深其氣燁然而光  
鄙陋之文何足以序樂善之心不能自已於侯之功烈略  
述其梗槩俾覽者知侯所長不專于詩或者不知厲志節  
以慕侯之爲人顧獨費時日力而効侯之爲詩抑末矣吾

黨之士敬哉至正壬辰臘月二十一日王毅剛叔序

唱和詩附

王剛叔毅

動地龜貅正怒號  
愚氓何不早投刀  
一川寒水流枯骨  
滿目荒郊接斷蒿  
砲石殲空肝膽碎  
羽毛映日將增高  
夜深笑拂龍泉劍  
燁燁光芒不可緇

胡仲淵深

四方寇起獲狐號  
頸血徒爲汚寶刀  
甘着紅巾輕赤族  
空餘白骨臥黃蒿  
霓旗影動山風疾  
霜角聲寒海月高  
遙喜故人深入幕  
碧油幢下看龍韜

木訥齋文集

卷之一

序

詩附

六

蕭申之宜孫

一夫奮臂挾烏號，競賣耕牛買佩刀。  
豈謂農夫忌稼穡，遂令阡陌長蓬蒿。  
黔黎空恃溪山險，白骨驚看歲月高。  
安得龔黃宣化治，不妨頗牧自深韜。

木訥齋文集卷之二

龍泉王毅剛叔先生著

同門諸生校正

勸農文

予心勸農實難其文農人不曉徒爾云云今作此文四字  
爲句淺近明白庶可開喻爾農父老敬而聽之誨爾子弟  
各宜遵依世無非田貧富不均天下之苦莫如農人春耕  
則雨夏耘則暑百般勤勞不可枚舉本業之外閒事莫言  
日勤一日方克饑寒自古以來治本於農循理爲善敬義  
篤宗先行孝道奉養雙親睦乃宗族和彼鄉鄰勸爾農人  
莫學賭博博奕之人家必蕭索勸爾農人莫去奸媾他人

之妻莫起邪心勸爾農人莫從賊侶他人之物一毫莫取  
勸爾農人莫殺牛畜耕田得力莫食其肉勸爾農人婦勤  
絲麻貞潔節儉助夫起家莫好酒食莫貪粧束布衣菜粥  
易於飽足人不讀書夢無所覺日事于農夜當向學言溫  
氣和恭敬田主租稞早還糧差官府休學無藉莫待催取  
推己及人事無妄語莫強人仙自然無事能依此言風移  
俗易男務耕耘女勤紡織勿使斯文徒掛墻壁不遵勸諭  
是謂愚痴刑責及身雖悔何追

家廟祝文

高曾祖考子孫曾玄自根而枝一氣所傳追遠報本孝以



奉先茲值令辰敬啟祭筵惟我先親鑒此精虔來格來享  
如存儼然尙賴餘澤後裔綿綿修身爲善敢不勉旃戰兢  
持守履臨水淵此以報德其庶幾焉

祭唐葛周眞君文

惟神之心忠義正且疾惡如仇寧不奮擊去秋之初逆豎  
侵逼急告於神以敦悃幅我旣克捷彼遂屏息人謀曷臻  
感戴罔極遠方餘黨未棄戈戟惟神著靈誘其胸臆翻然  
効順畊桑衣食四海春融同躋壽域尙饗

祭葉侯文

惟神生於此邦歿應食于此邑必有功烈於民也禦災捍

患神之職也災患之大莫過叛寇亟禱于神以求冥助果蒙保護城邑宛然今歲祭報禮答神明尙祈終惠篤念桑梓俾安黎庶神亦歸依伏惟尙饗

代王府判祭城隍文

承乏貳隄托以禦寇至是支邑惟吏之守土受命於朝民之塗炭係焉惟神受命於天以司茲土民之休戚亦神之責也故以殄寇求援于神出諸已危終獲安全區區得以塞其責元元得以遂其生非神之相之孰能使之然哉拜謁祠下奚足言報亦曰敬而已矣切以二三年來盜賊蚩與此邦雖免克殘四方未盡寧謐逾暨之所害大軍之

所誅孤人之子寡人之妻鰥人之夫獨人之親仁者所不  
忍言也惟神念此上聞於天帝德好生必有惻然以援  
之矣惟神圖之尙饗

代蕭申之祭旗文

蓋聞三軍之陣旗爲號令陳之堂堂掌旗之整整爰有鬼神  
實司其柄况此義師志氣協應左之右之莫之敢競前之  
後之莫不用命或麾或斥或以奇勝殄賊醜類化逆效順  
上照三三八捷之徵今將啟行臨事而敬醴酒舉盟敢信  
不佞神之 一之乾清坤淨尙饗

代蕭申之章澁祭旗文

國之重事曰戎戎必舉旗旗之靈上翼星明軍士和平旗  
之徵整整如神於以殄賊於以安民一月三捷醜類滅凡  
厥用命罔不順於以出入罔不吉軍士作勇齊殫力大義  
正民協德惟虞之麗無僭忒醜酒封牲先告戎司人之行  
同有功同有功慎貞忠神之相之我福無窮尙饗

挽季丹崖文

伊先生之體道兮稟乾乾而自強達夜旦之一致兮奚大  
耄之悲傷偉沐浴之迢邁兮樂逍遙而曳杖或易箠之不  
昧兮或結纓而慨慷察情僞于大變兮乃所存之攸彰自  
此學之不明兮弊精神於詞章遇毫髮之得喪兮已紛綸

而擾攘矧屬續其何時兮宜顛倒而蒼黃逃醉夢而孰覺  
兮舉一世而悵悵惟丹崖之歸真兮儼儀表于一鄉澹塵  
滓之永釋兮得山林之日長視富貴之若何兮等蟻蝶之  
在傍旣容貌之清古兮又德性之溫良享九齡之高年兮  
安貧窶而益康忽條然而坐逝兮蚘污濁而高翔原其始  
而返終兮曾不異夫尋常嗟予生之好修兮求師友於四  
方惟桑梓之先輩兮悟言論之未詳處生死之不亂兮見  
平日之所養仰聖哲之雖邈兮詎俗學之敢忌欲考德之  
無從兮恨九原之茫茫爰屬詞而寫哀兮涕予襟之浪浪  
願蕪陋之弗達兮愧莫發于幽光幸有孫之劬書兮曷文

行之日昌。善弓冶之有繼。兮庶先生之不忘。

養拙窩記

古人淳朴每事似拙。後世澆漓不及古人。其病傷於巧而已。略而言之。古人之衣以蔽體。食以充腹。器以適用。居以蔽風。雨學以明道。詞以達意。其如此而已。惟其如此也。淳朴養拙。其欲易足。其善易行。故能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蓋以此也。後之人一反乎此。美服殊製。侈靡相尚。豐饌嘉餼。珍奇取勝。衣食傷于巧矣。簠簋樽罍。金玉之飾。峻宇雕墻。土木之沃。器皿居處。傷於巧矣。記覽涉獵。務以博物。艱深富麗。務以誇人。學問文詞。傷於巧矣。推此以往。莫不皆然。

惟其傷巧也馳驚外誘其欲無厭行日偷而俗日降皆此  
之由也君子傷今思古未嘗不太息焉於斯者張生彥通  
自幼從予遊其年已三十矣更歷世故悟末俗之非而欲  
返諸朴也故扁其讀書之室曰養拙窩而問余以養拙之  
方余故論其古今之異俾其知所取舍又從而告之曰正  
襟肅容此窩中居以讀我書古人與俱習俗不能移氣稟  
不能拘事我天君以復其初以是養拙其殆庶乎其闢此  
室以辛卯之正月予爲記之癸巳之十二月也

桂芳堂記

鉅麓林侯希栢尹處之龍泉毅因交侯之二子長仲叔自

階次仲雄自熙蓋侯昔通守湘陰時澍陽陳君子正未第時教授里中侯闢塾招延遣子受業陳君學行端方知所以教仲叔兄弟資性敏悟知所以學師友淵源有所自矣其侍親之至龍泉也杜門讀書手不釋卷足未嘗入公署口未嘗語公事苟非其人未嘗與款洽也邑之長老異之相與嘆曰曩時所謂邑大夫之子者乘肥衣輕招權納賄結交於輕俠之人從事於聲色之樂固其常也今二林君乃如此何其賢也二君不鄙屬予記所謂桂芳堂固辭不能二年之間屢請不倦察其神色終無慍見非有所養其能之乎昔燕山賈禹君鈞有子五人俱第進士或贈之詩



有丹桂五枝芳之句名堂之義蓋出諸此夫林侯愛其子  
擇師而教之二君順乎親篤志而學之矧林侯諸郎如寶  
氏之數仲雄而下諸弟亦皆循循恭謹有進學之資將見  
伯仲聯芳花萼相映登名太常得行所學庶足以酌平日  
之劬勞副尊公之責望又足以見侯之愷悌慈祥存心愛  
物之報也不其休哉雖然古之君子砥節勵行明德馨香  
茲所以顯其父母者豈以科目之中否爲其親之榮辱哉  
請以是爲堂之記或可爲儆心之助而益致其爲己之功  
則必有以明聖賢之精蘊見天地之純全視區區富貴利  
達真蟻蠊之過前也二君勉旃他日從陳先生而質之必

不易吾言矣至正癸巳九月壬申瑯琊王毅記

高明樓記

吾友俞德結樓數楹以爲燕居之所命曰高明求予屬文以記之原夫名樓之義豈不欲自儆其心以遊於高明之域哉嗟乎一墮於人欲此心卽污下矣惡乎高一蔽於人欲此心卽昏昧矣烏乎明今君卜築於市若居貨治生固未易稱茲義吾又從而記之詎可得無易乎然君能尚清素好文雅攻苦食淡藏書滿家俗人所爲有勿爲者此豈無見而然哉蓋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至易染者莫如欲所謂欲者亦非一端凡可以害天理者皆是也誠

能戰兢臨履嘗持此心隨時隨處實用其力至於已私淨  
盡胸次春融則雖處埃壘之中而可以出乎日月之上矣  
周子論聖學之要一言以蔽曰無欲而已矣然則無欲之  
至乃所以爲高明之極也學道精約之妙其不在茲乎自  
古聖賢不敢自足余方以此自勉故因樓記以勉余生又  
弁以勉凡爲吾黨者也若夫登斯樓也羣山滿目四時異  
景予固拙于文辭亦非余生囑筆之意故畧而不書至正  
癸巳十二月邾郡王剛叔記

養源書室記

人有恆言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夫水之發源未嘗不

清汨以淤泥未有不濁者也源既濁矣欲求流之清其可得乎是故水之源未嘗不清猶人之性未嘗不善也水雖清泥汨之則流而爲濁性雖善欲汚之則流而爲惡矣然泥之所汨也有厚薄故流而爲濁有多寡之殊欲之所汚也有淺深故流而爲惡有大小之異欲澄其濁寸寸而澄之將不勝其澄亦曰清其源而已矣欲改其惡事事而改之將不勝其改亦曰治其心而已矣無泥以汨之則源自清無欲以汚之則心自正果明此道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何生澹讀書之室榜曰養源求予文以記之吾儕小資本薄惡涵養本源未之能也生之請不置故因先儒緒

論借水爲喻以塞雅志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周子論學聖之要本之無欲程子論涵養之方主於持敬養正而無欲至矣斯境也初學豈一蹴而能至也誠能戒謹恐懼常存此持敬工夫久而不息天理春融瑩然無欲視聽言動一出于正夫如是始可與言養源也已矣何生勉乎哉請以是爲記揭諸壁間以爲觀省之助云至正

正月

瑯琊王毅記

敬義齋記

大易一書爲五經之源乾坤二卦冠易經之首乾卦聖人之學也坤卦賢者之學也士而希賢當由坤道夫子贊易

於坤之文言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真入道之要旨也  
學者誠能從事於斯則可以盡賢人之學而趨聖人之域  
矣程子以爲敬義夾持上達天德朱子以謂果能敬立內  
直義形方外則終身用之不盡近世先儒又謂敬義兩字  
括盡六經語孟之旨某雖不敏拳拳服膺乎是張生龐從  
予問學蓋亦有年一日握衣造予栝蒼紗坊精舍端拜而  
請曰願先生賜龐之誨言使龐日用之間可爲涵養踐履  
以終其身余嘉其志因以敬義告之又使以名其齋採先  
儒之意而爲之記曰搆守身心惕然勵然常主乎一人欲  
無所萌則可以爲敬矣酌酢事變截然秩然各得其宜欲

無所施則可以爲義矣果能此道矣褻裏夾持不違天德  
乎終身用之其不盡乎六經語孟之旨其有加於此乎嗚  
呼張生勉之哉中庸之戒慎恐懼乃持敬之道大學之格  
物致知乃明義之方敬之至則處義必精義之精則持敬  
愈固是又交相爲助者也一念或離道則敬有間斷矣一  
事不中節則義有差忒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嗚呼張生  
勉之哉予方學易以易之要旨自修故據其自修者爲生  
之告生於此道豈但自淑其身而已哉推而與同志者共  
之此又予之望也

木訥齋文集卷之二